西加里曼丹省油棕种植园的职业安全与健康、剥削与强迫劳动



本文的编写视角是 *(who)* 旨在保护油棕种植园工人/劳工，特别关注本地工人和国内（内部/跨地区）移民工人。分析对象包括种植园公司、招聘人员、承包商、政府/监督机构、社会保障机构（BPJS）、国际买家、企业组织以及工会/劳工组织。

地点 *(where)*：西加里曼丹省，尤其是油棕种植公司。招聘背景涵盖来自东努沙登加拉省、龙目岛、爪哇岛、尼亚斯岛、北苏门答腊省及其他地区的工人。市场背景涵盖出口市场，主要是欧盟和国际买家。

作为基础 *(what)*，分析内容包括《1970年第1号关于工作安全的法律》、《2012年第50号关于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（SMK3）的政府条例》、《2014年第26号劳工部条例》、《2011年第24号法律》和《2013年第86号关于社会保障的政府条例》、《2007年第21号关于贩运人口（TPPO）的法律》、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强迫劳动指标、国际劳工组织与印尼劳工部油棕种植园行业劳工监督指南、社会保障机构（BPJS Ketenagakerjaan）数据，以及RSPO、ISO 45001、SA8000和EUDR标准。这些基础被用作分析和检查迹象的材料，并不构成已经发生强迫劳动或贩运人口的自动证据。

引言

在油棕种植园中，职业安全与健康（K3）往往被视为可以压缩的成本：个人防护装备（PPE）、培训、健康检查、设备维护和安全程序被认为会增加开支或阻碍生产目标。

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法律义务。当公司获得劳动力和劳动成果，而劳工在没有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承担危险时，K3问题也演变成了权力、风险分配和剥削的问题。当劳工被从西加里曼丹省以外地区（例如东努沙登加拉省、龙目岛、爪哇岛或尼亚斯岛）招聘或带到远离其家人和社交网络的种植园工作时，这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审视。工人的原籍和流动本身并不能证明存在剥削或贩运人口

（TPPO）犯罪行为。

然而，距离、孤立感、对公司工作或住所的依赖，以及获取信息或投诉渠道的有限性，可能会加剧脆弱性。

如果这种脆弱性通过欺诈、债务束缚、威胁、扣发工资或文件、限制自由或强迫在危险条件下工作而被利用，那么忽视K3就可能成为更广泛剥削模式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分析需要对这种可能性保持坚定，但在法律上仍需谨慎：仅凭糟糕的K3并不能自动证明强迫劳动、奴役或贩运人口（TPPO）。这些涉嫌行为必须根据一系列行为、所使用的方法、剥削的目的或后果以及经主管当局检查的证据进行评估。

请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完整文章 >> 此链接 **<<**